

吳興沈鎔選

第四集

國語文選

上海大東書局印行

作文用書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十月七版

國語文選(第四集)

○(每集定價大洋三角
(外埠酌加郵費三費)

纂集者 吳興沈鎔

發行人 沈駿聲

上海北福建路二號

印刷者 大東書局

上海北福建路二號

總發行所 大東書局

上海北福建路二號

分發行所 大東書局

濟南濟陽濟州開平北平
杭州南昌廣州成都新嘉坡

上海香港曼谷沙律

此書有著作權不准翻印

大東書局發行

新文學研究法	二册	五角
標準國語文法	一册	三角
語體文法表解	一册	四角
語體文作法	一册	一角
駢體文作法	一册	五角
論說文作法	一册	二角
紀敍文作法	一册	二角
書翰文作法	一册	五角
作文虛字用法	一册	二角
最淺學詞法	一册	五角
最淺學詩法	一册	二角
簡便作聯法	一册	三角

例言

自學制革新，於初級中學之國文科，應取何種教材？說者紛紜，莫衷一是。有主屬古文者，亦有主屬近世文或國語文者。其實文章之妙，在乎精神，不在乎形式，儘可自由選擇，不必加以制限。惟是古文總集坊，業已多選購一二種，已足誦習；而近世文與國語文，名作有限，專集無幾，其散見於報章雜誌者，又東現一鱗，西現一爪，非加之剔擇，薈萃成編，則不足以應學者之求。此本書之所由輯也。

本書所選，皆當代名人之作，以關於論學術、論宗教者為多；其專涉某種主義者，雖學理精深，議論弘闊，概從割愛。何者？為學之道，自有徑塗，未可躐等。如欲談馬克思主義者，須先有經濟之常識；欲明柏格森學說者，須先有哲學之根基。否則對之茫然，轉失文藝上之興味。且此種學科，自有專書，故不取焉。

本書凡分甲乙二種，每二十篇為一輯。凡若干輯文言入諸甲種，名近世文；選語體入諸乙種，名國語文。選曰甲曰乙者，係區別之辭，非等第之辭。讀者幸勿誤會，以為抑語體而揚文言。

本書凡遇同類之論題，必集若干篇於一輯之中，雖或難，或解，或為人辯護，或自寫己意，要皆言之有物，持之有故。讀者於此，可以增進邏輯上之學識。

書中標點符號，悉仍原稿之舊。其有著作年月者，亦保存之，以便讀者明瞭作者某種之論調，蓋為某時

期某事項而發也。

本舊排印，雖細心校勘，然烏焉亥豕之誤，仍恐難免，惟望讀者逐時指教，俾再版時得以更正。

國語文選第四集目錄

文化運動不要忘了美育	蔡元培
以美育代宗教說	蔡元培
美術的起原	蔡元培
美術與科學	梁啓超
美術與生活	梁啓超
美育與教育	張正濬
繪畫上色彩的講話	汪亞塵
近五十年來西洋畫的趨勢	汪亞塵
中國人物畫之變遷	陳師曾
現代研究藝術者對於社會上應有的責任	沈天白
現代思潮和教育者之藝術修養	俞寄凡
藝術的生命	林華

藝術源泉的生命流露……

汪亞塵

平民藝術……

朱鷺鷥

論女性美……

楚君

學問之趣味……

梁啟超

人的文學……

周作人

女子與文學……

周作人

女權運動和參政……

錢用和

大同主義實現的難點……

胡鎔成

國語文選第四集

文化運動不要忘了美育

蔡元培

現在文化運動已經由歐美各國傳到中國了。解放呵！創造呵！新思潮呵！新生活呵！在各種週報日報上，已經數見不鮮了，但文化不是簡單的，是複雜的。運動不是空談，是要實行的。要透澈複雜的眞相，應研究科學。要鼓勵實行的興會，應利用美術、科學的教育，在中國可算有萌芽了。美術的教育，除了小學校中機械性的音樂圖畫以外，簡截可說是沒有。

不是用美術的教育，提起一種超越利害的興趣，融合一種畫分人我的偏見，保持一種永久平和的心境；單單憑那箇性的衝動，環境的刺激，投入文化運動的潮流，恐不免有下列三種的流弊：（一）看得很明白，責備他人也很周密，但是到了自己實行的機會，給小小的利害絆住，不能不犧牲主義。（二）借了很好的主義作護身符，放縱卑劣的慾望，到劣迹敗露了，叫反對黨把他的污點影射到神靈主義上，增了發展的阻力。（三）想用簡單的方法，短少的時間，達他的極端的主義，經了幾次挫折，覺得沒有希望，發起厭世觀，甚且自殺。這三種流弊，不是漸漸發見了麼？一般自號覺醒的人，

還能不注意麼？

文化進步的國民，既然實施科學教育，尤要普及美術教育。專門練習的，既有美術學校、音樂學校、美術工藝學校、優伶學校等，大學校又設有文學、美學、美術史、樂理等講座與研究所。普及社會的，有公開的美術館或博物院，中間陳列品，或由私人捐贈，或用公款購置，都是非常珍貴的。有臨時的展覽會，有音樂會，有國立或公立的劇院，或演歌舞劇，或演科白劇，都是由著名的文學家音樂家編製的。演劇的人，多是受過專門教育，有理想有責任心的。市中大道，不但分行植樹，並且間以花畦，逐次移植歷時的花。幾條大道的交叉點，必設廣場，有大樹，有噴泉，有花壇，有雕刻品，小的市鎮，總有一箇公園。大都會的公園，不止一處，又保存自然的林木，加以點綴，作為最自由的公園。一切公私的建築，陳列器具，書肆與畫肆的印刷品，各方面的廣告，都是從美術家的意匠構成。所以不論那一種人都時時刻刻有接觸美術的機會。我們現在除文字界稍微有點新機外，別的還有什麼？書畫，是我們的國粹，都是模仿古人的。古人的書畫，是有錢的收藏了，作為奢侈品，不是給人人共見的。建築雕刻，沒有人研究。在駱駕的劇院中，演那簡單的音樂，卑鄙的戲曲。在市街上散步，止見飛揚塵土，橫衝直撞的車馬，商店門上貼著無聊的春聯，地攤上出售那惡俗的花紙。在這種環境中討

生活，什麼能引起活潑高尚的感情呢？所以我很望致力文化運動諸君，不要忘了美育。（言行錄）

□以美育代宗教說

蔡元培

（在北京神洲學會演講）

兄弟於學問界未曾爲系統的研究，在學會中本無可以表示一意見。惟既承學會諸君子責以講演，則以無可如何中擇一於我國有研究價值之問題，爲到會諸君一言，「即以美育代宗教」之說是也。夫宗教之爲物，在彼歐西各國，已爲過去問題。蓋宗教之內容，現皆經學者以科學的研究解決之矣。吾人遊歷歐洲，雖見教堂棋布，一般人民亦多入堂禮拜，此則一種歷史上之習慣。譬如前清時代之袍褂，在民國本不適用，然因其有積甚多，毀之可惜，則定爲乙種禮服而沿用之，未嘗不可。又如祝壽會葬之儀，在學理上了無價值，然戚友中既以請帖訃聞相招，勢不能不循例參加，藉通情愫。歐人之沿習宗教儀式，亦猶是耳。所可怪者，我中國既無歐人此種特別之習慣，乃以彼邦過去之事實作爲新知，竟有多人提出討論。此則由於留學外國之學生，見彼國社會之進化，而誤聽教士之言，一切歸功於宗教，遂欲以基督教勸導國人。而一部分之沿習舊思想者，則承前說而稍變之，以孔子爲我國之基督，遂欲組織孔教，奔走呼號，視爲今日重要問題。自兄弟觀之，宗教之原始，不外因吾

人精神作用而構成。吾人精神上之作用，普通分爲三種：一曰知識；二曰意志；三曰感情。最早之宗教，常兼此三作用而有之。蓋以吾人當未開化時代，腦力簡單，視吾人一身與世界萬物，均爲一種不可思議之事。生自何來？死將何往？創造之者何人？管理之者何術？凡此種種，皆當時之人所提出之問題，以求解答者也。於是有宗教家勉強解答之。如基督教推本於上帝，印度舊教則歸之梵天；我國神話則歸之盤古。其他各種現象，亦皆以神道爲惟一之理由。此知識作用之附麗於宗教者也。且吾人生而有生存之慾望；由此慾望而發生一種利己之心。其初以爲非損人不能利己，故恃強凌弱，掠奪攫取之事，所在多有。其後經驗稍多，知利人之不可少，於是有宗教家提倡利他主義。此意志作用之附麗於宗教者也。又如跳舞唱歌，雖野蠻人亦皆樂此不疲；而對於居室雕刻圖畫等事，雖石器時代之遺蹟，皆足以考見其愛美之思想。此皆人情之常，而宗教家利用之以爲誘人信仰之方法。於是未開化人之美術，無一不與宗教相關聯。此又情感作用之附麗於宗教者也。天演之例，由渾而畫。當時精神作用至爲渾沌，遂結合而爲宗教。又並無他種學術與之對，故宗教在社會上遂具有特別之勢力焉。迨後社會文化，日漸進步，科學發達，學者遂舉古人所謂不可思議者，皆一一解釋之以科學。日星之現象，地球之緣起，動植物之分布，人種之差別，皆得以理化博物人

種古物諸科學證明之。而宗教家所謂吾人爲上帝所創造者，從生物進化論觀之，吾人最初之始祖，實爲一種極小之動物，後始日漸進化爲人耳。此知識作用離宗教而獨立之證也。宗教家對於人類之規則，以爲神之所定，可以永久不變，然希臘詭辯家，因巡遊各地之故，知各民族之所謂道德，往往互相抵觸，已懷疑於一成不變之原則。近世學者據生理學、心理學、社會學之公例以應用於倫理，則知具體之道德不能不隨時隨地而變遷；而道德之原理，則可由種種不同之具體者而歸納以得之；而宗教家之演繹法，全不適用。此意志作用離宗教而獨立之證也。知識意志兩作用，既皆脫離宗教以外，於是宗教所最有密切關係者，惟有情感作用，即所謂美感。凡宗教之建築，多擇山水最勝之處，吾國人所謂天下名山僧占多，即其例也。其間恆有古木名花，傳播於詩人之筆，是皆利用自然之美，以感人者。其建築也，恆有峻秀之塔，崇閑幽邃之殿堂，飾以精緻之造象，瑰麗之壁畫，構成黯淡之光綫，佐以微妙之音樂。讚美者必有著名之歌詞，演說者必有雄辯之素養，凡此種種，皆爲美術作用，故能引人入勝。苟舉以上種種設施而屏棄之，恐無能爲役矣。然而美術之進化史，實亦有脫離宗教之趨勢。例如吾國南北朝著名之建築，則伽藍耳；其雕刻，則造像耳；圖畫，則佛像及地獄變相之屬爲多；文學之一部分，亦與佛教爲緣。而唐以後詩文，遂多以風景人情世事爲對象；宋元以後之圖畫，多

寫山水花鳥等自然之美，周以前之鼎彝皆用諸祭祀。漢唐之吉金宋元以來之名瓷則專供把玩，野蠻時代之跳舞專以娛神；而今則以之自娛。歐洲中古時代畱遺之建築，其最著者率爲教堂，其雕刻圖畫之資料，多取諸新舊約；其音樂則附麗於讚美歌，其演劇亦排演耶穌故事，與我國舊劇「目蓮救母」相類。及「文藝復興」以後，各種美術漸離宗教而尚人文。至於今日，宏麗之建築，多爲學校、劇院、博物院；而新設之教堂，有美學上價值者，幾無可指數。其他美術，亦多取資於自然現象及社會狀態。於是以美育論已有與宗教分合之兩派。以此兩派相較，美育之附麗於宗教者，常受宗教之累，失其陶養之作用，而轉以激刺感情。蓋無論何等宗教，無不有擴張己教，攻擊異教之條件。回教之謨罕默德，左手持可蘭經而右手持劍，不從其教者殺之。基督教與回教衝突，而有十字軍之戰，幾及百年。基督教中又有新舊教之戰，亦歷數十年之久。至佛教之圓通，非他教所能及。而學佛者苟有拘牽教義之成見，則崇拜舍利受持經懺之陋習，雖通人亦肯爲之。甚至爲護法起見，不惜於共和時代，附和帝制。宗教之爲累，一至於此，皆激刺感情之作用爲之也。驗激刺感情之弊，而專尚陶養感情之術，則莫如舍宗教而易以純粹之美育。純粹之美育，所以陶養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純潔之習慣，而使人我之見利已損人之思念，以漸消沮者也。蓋以美爲普遍性，決無人我差別之見。

能參入其中。食物之入我口者，不能兼果他人之腹；衣服之在我身者，不能兼供他人之溫，以其非普遍性也。美則不然，即如北京左近之西山，我遊之人亦遊之，我無損於人人，人亦無損於我也。隔千里兮共明月，我與人均不得而私之。中央公園之花石，農事試驗場之水木，人人得而賞之。埃及之金字塔，希臘之神祠，羅馬之劇場，瞻望賞歎者若干人，且歷若干年而價值如故。各國之博物院，無不公開者，即私人收藏之珍品，亦時供同志之賞覽。各地方之音樂會，演劇場，均以容多數人爲快。所謂獨樂樂不如人樂樂，與寡樂樂不如與衆樂樂，以齊宣王之惛，尙能承認之。美之爲普遍性可知矣。且美之批評，雖間亦因人而異，然不曰是於我爲美而曰是爲美，是亦以普遍性爲標準之一證也。美以普遍性之故，不復有人我之關係，遂亦不能有利害之關係。馬牛人之所利用者，而戴嵩所畫之牛，韓幹所畫之馬，決無對之而作服乘之想者。獅虎人之所畏也，而蘆溝橋之石獅，神虎橋之石虎，決無對之而生搏噬之恐者。植物之花，所以成實也，而吾人賞花，決非作果實可食之想。善歌之鳥，恆非食品。燦爛之蛇，多含毒液，而以審美之觀念對之，其價值自若。美色人之所好也，對希臘之裸像，決不敢作龍陽之想，對拉飛爾若魯賓司之裸體畫，決不敢有周昉祕戲圖之想。蓋美之超絕實際，也如是。且於普通之美以外，就特別之美而觀察之，則其義益顯。例如崇宏之美，有至大至剛兩種。

至大者，如吾人在大海中，惟見天水相連，茫無涯涘。又如夜中仰數恆星，知一星爲一世界，而不能得其止境，頓覺吾身之小，雖微塵不足以喻，而不知何者爲所有。其至剛者，如疾風震霆，覆舟傾屋，洪水橫流，火山噴薄，雖拔山蓋世之氣力，亦無所施，而不知何者爲好勝。夫所謂大也，剛也，皆對待之名也。今既自以爲無大之可言，無剛之可恃，則且忽然超出乎對待之境，而與前所謂至大至剛者，合而爲一體，其愉快遂無限量。當斯時也，又豈尚有利害得喪之見能參入其間耶？其他美育中如悲劇之美，以其能破除吾人貪戀幸福之思想。小雅之怨悱，屈子之離憂，均能特別感人。西廂記若終於崔張圓，則平淡無奇，惟如原本之終於草橋一夢，始足發人深省。石頭記若如紅樓後夢等必寶黛成婚，則此書可以不作。原本之所以動人者，正以寶黛之結果一死一亡，與吾人之所謂幸福全然相反也。又如滑稽之美，以不與事實相應爲條件。如人物之狀態，各部分互有比例，而滑稽畫中之人物，則故使一部分特別長大或特別短小。作詩則故爲不諳之聲調，用字則取資於同音異義者。方朔割肉以遺細君，不自責而反自誇。優旃諫漆城，不言其無益，而反謂漆城蕩蕩，寇來不得上，皆與實際不相容，故令人失笑耳。要之美學之中，其大別爲都麗之美，崇宏之美。（日本人諱言優美壯美）而附麗於崇閨之悲劇，附麗於都麗之滑稽，皆足以破人我之見，去利害得失之計較。

則其所以陶養性靈，使之日進於高尚者，固已足矣。又何取乎侈言陰罵，攻擊異派之宗教，以激刺人心，而使之漸喪其純粹之美感爲耶？（言行錄）

美術的起原

蔡元培

美術有狹義的，廣義的。狹義的是專指建築，造象（雕刻），圖畫與工藝美術（包裝飾品等）等。廣義的是於上列各種美術外，又包含文學，音樂，舞蹈等。西洋人著的美術史用狹義美學或美術學用廣義。現在所講的也用廣義。

美術的分類，各家不同。今用 Fechner 與 Grosse 等說，分作動靜兩類：靜的是空間的關係；動的是時間的關係。靜的美術，普通也用圖象美術的名詞作範圍。他的託始，是一種裝飾品。最早的是在身體上；其次在用具上，就是圖案；又其次乃有獨立的圖象，就是造象與繪畫。由靜的美術，過渡到動的美術，是舞蹈，可算是活的圖象。在低級民族舞蹈時候，都有唱歌與器樂；我們就不免聯想到詩韻與音樂。舞蹈，詩歌，音樂，都是動的美術。

我們要考求這些美術的起原，從那裏下手呢？照進化學的結論，人類是從他種動物進化的。我們一定要考究動物是否有創造美術的能力？我們知道植物有美麗的花，可以引誘蟲類助他播

我們知道動物界有雌雄淘汰的公例：雄的動物，往往有特別美麗的毛羽，可以誘導雌的，纔能傳種。動物已有美感，是無可疑的。但是這些動物，果有自己製造美術的能力麼？有些美學家，說美術的衝動，起於遊戲的衝動。動物有遊戲衝動，可以公認。但是說到美術上的創造力，卻與遊戲不同。動物果有創造力麼？有多數能歌的鳥，如黃鸝等，很可以比我們的音樂。中國古書，如呂氏春秋等，還說「伶倫取竹製十二筒，聽鳳凰之鳴，以別十二律」云云，似乎音樂與歌鳥很有關係。但他們是否是有意識的歌，無從證明。圖象美術裏面，造象繪畫，是動物界絕對沒有的。惟有造巢的能力，很可以與我們的建築術競勝。近來如 I. Rennie 著的 Die Baukunst der Tiere，如 T. Harting 著的 De Bouwkunst der Dieren，如 I. G. Wood 著的 Homes Without Hands，如 L. Buchner 著的 Aus dem Geistesleben der Tiere，如 G. Romanes 著的 Animal Intelligence，都對於動物造巢的技術，很多記述。就中最特別的，如蜜蜂的造巢，多數六角形小室，合成圓穹形。蟻的垤，造成三十層到四十層的樓房，每層用十寸多長的支柱支起來；大廳的頂，於中央構成螺旋式，用十字式木材撐住。非洲的白蟻，有垤上權塔，高至五六邁，的垤內分作堂室，甬道等。美洲有一種海狸，在水濱造巢，兩方入口都深入嚴冬不凍的水際，要巢旁。

的水，保持常度，掘一小池洩過量的水，並設有水門與溝渠。印度與南非都有一種織鳥，他們的巢是用木莖織成的。有一種縫鳥用植物的纖維，或偶然拾得人類所棄的線，縫大葉作巢線的首尾都打一箇結。在東印度與意大利，都有一種縫鳥，所用的線是採了棉花，用喙紡成的。澳洲的葉鳥（造巢如葉）在住所以外，別設一箇舞蹈廳。地基與各面，都用樹枝交互織成，爲免內面的不平坦，把那兩端相交的叉形都向著外面。又搜集了許多陳列品，都是選那色彩鮮明的，如別的鳥類的毛羽，人用布帛的零片，閃光的小石與螺殼，或用樹枝分架起來；或散布在入口的地面上。這些都不能不認爲一種的技術。但嚴格的考核起來，造巢的本能，恐還是生存上需要的條件。就是平齊，圓穹等等，雖很合美的形式，未必不是爲便於出入迴旋起見。要是動物果有創造美術的能力，必能一代一代的進步；今既絕對不然，所以說到美術，不能不說是人類獨占的了。

考求人類最早的美術，從兩方面著手：一是古代未開化民族所造的，是古物學的材料。二是現代未開化民族所造的，是人類學的材料。人類學所得的材料，包動靜兩類。古物學是偏於靜的，且往往有脫節處，不是借助人類學，不容易了解。所以考求美術的原始，要用現代未開化民族的作品作主要材料。